第二百二十四卷目錄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所輔
彭修　禮賢
朱劭　崇虛放
周燕　子勇　勇從弟榮
孔奮　孔萬
陳湛　隆漢
戴封　祿形
程信
鄭均
衛臧
項鋪
折像
摩抗
鄧雲
申屠蟠
任末
田子封
王悅
孫萬
楊匡
檀敷
胡騰
王調
董逌
敦煌
劉翊
尹孝
顯初
施陽
張敞
董仲玉
鄧通
王成
董正
彭修
郭亮
范冉
梁宏
張授
徐盛
項鋪
折像
摩抗
鄧雲
申屠蟠
田子封
王悅
孫萬
檀敷
胡騰
王調
董逌
敦煌
劉翊
尹孝
顯初
施陽
張敞

學行典第二百三十四卷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字子衡大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邦里及長征辟數百人哀帝時以茂孝廉再遷五原屬國長遭母喪去官服竟後爲用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生徒二年歸高郡門下掾時亦招二千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與郡人王孫福鮑越殺莽中郎將明年劉秀遣鄧禹將兵西入關茂與鮑越夜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聞所攻吏民壞亂命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孫福報茂負臣論城出保高縣茂及弟霸冒兵刃絳山負負之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大高宜案表旌以萬乘之詔書即徵茂拜諫議祭酒正太後拜侍中中官

所輔

按後漢書劉輔傳永初二年廣陵王荊謀反太尉與司徒合戰斬敗獄辭以不刺之時小吏所輔獨哀號以代雄案常侍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郡太守通得案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彭修

按後漢書郭修字子陵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喪父爲郡史行休與修偕歸遇高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師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過之遂舍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有罪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恭恭更將殺之主簿雖恭事讓甚切意怒使收縛考欲案之掾史吳攸主簿謝閎直入坤於庭曰明府始受命不忠皆非過邪作因拜出在庭而折文侯未去案簿裂欄檻自引賢者爲得忠臣之慶明府爲賢者主簿爲忠臣趨迫旁意閎賢獄史郭後州陳從平時被殺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鄉侯修無以自明修乘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鄉侯修無以自明修乘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鄉侯修無以自明修乘

第二百三十四卷目錄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所輔
彭修　禮賢
朱劭　崇虛放
周燕子勇　嘉德第孔嵩
申屠蟠　陳讓
田子封　隆讓
王悅　錄形
戴封　程信
梁宏　鄭均
蜀嚴　衛臨
項誦　項曼
摩抉　折像
鄧雲　姜肱
田屋蟠　任末
王悅　童仲玉
孫嵩　楊匡
檀敷　胡騰
范冉　王圖
郭亮　董逵
王成　戴就
劉翊　董正
尹孝　陳翼
顯初　鄧過
施陽　張敏

學行典第二百三十四卷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字子衡大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邦里及長征辟數遷母疾不就數百人哀奇時郡廉茂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吳遭母喪去官服竟後爲用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生徒二年歸高郡門下掾時亦招二千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時亦招二千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逃隱夜求屍棄骸百餘日獄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編言茂曰臣前爲本郡所遣之命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幡茂負臣論城出保五縣茂及弟霸冒兵刃絲山負負人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大高宜榮表彰以萬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諫議大夫正丞後拜侍中中官

所輔

按後漢書劉輔永初二年爲尚書案等入不所界縣令劉輔受吏士乘船追之至東海河與賊合戰輔敗獄逮只不刺之時小吏所輔新印頭求哀願以身代輔案等欲殺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郡太守遣得案等以大獄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李爲郎中

彭修

按後漢書獨行傳彭修字子陵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喪父爲郡史行休奉修侯歸過爲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師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過之遂舍歸葬以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有罪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黯黯更將殺之主簿錄囚無辜甚切黯怒使收縛吾欲案之據史吳攻讓讓排閤直入坤於庭曰明府稽古定策

以公事左遷淮陽王戍長

朱功

按侯漢書馬援傳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以輕身用能輕身省煩以勝蠻夷南方盛產薏苡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援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薏苡實大而堅白可以爲珠璣帝大怒援遂不得入葬還徙居灌園時武威將軍馬武以章旨其狀帝益怒援乘輕懼不敢以長沙故舊自恕拔置城西數歲遂棄邪用讒人故敗甲兵以資寇仇人情豈樂久生離故復徙武爲沛王輔國將軍以援爲虎賁中郎將援時已病篤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上書訴冤而說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六篇令同郡朱勃以聞上書召臣賜上惟望政教不忘人之功採其不宜僅然感不自疑大夫將作外魂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小罪輒忘故高祖叔孫通以王禮葬田橫大臣皆

慈悲同南尹水部二年夏旱久鮎無應鷄同坎長洛城傍客死惜骨凡萬餘人悲號泣血感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光祿勳

按後漢書獨行范式傳式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孔嵩以書詣式式見而流之呼嵩把臂謂曰子無憂為寒鄉令駟到式式見而流之呼嵩把臂謂曰子弄孔仲山節對之歌忽諸父生日甘美子但悲哀嵩感身感殁於室仍不忍惜子嵩曰侯長宇於雖爰錢問津志於便辯子歌居九夷不肯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孔仲山節對之歌忽諸父為先傳在例里正修嵩傳行也中子弟宜服其淵化蓋辭公府之京師道稻下學盜其竊其鳥雀問知其盜也乃相其讓曰孔仲山等士豈宜盜子於是盜悉歸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王忳

按後漢書獨行傳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決宇舍中見一者生疾因愍而視之對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無命存須臾魂有全十斤驢忳曰無命存須臾魂有全十斤驢忳即買一斤餐其煮疾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舊主追蹤入驢疾復生忳即以驢與其舊主於是縣令官令主人見之喜曰食餐矣問忳所由忳具狀狀及獲被主人怪怒良久乃曰被賊無與馬供亭長問忳何除德而致此一物忳但答曰我者生事因從之行道者城傍客死惜骨凡萬餘人悲號泣血感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孔嵩

按後漢書獨行范式傳式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嵩為鄉嗇夫時縣令甚敬而禮之呼為孔仲山節對之歌忽諸父生日甘美子但悲哀嵩感身感殁於室仍不忍惜子嵩曰侯長宇於雖爰錢問津志於便辯子歌居九夷不肯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孔仲山節對之歌忽諸父為先傳在例里正修嵩傳行也中子弟宜服其淵化蓋辭公府之京師道稻下學盜其竊其鳥雀問知其盜也乃相其讓曰子無憂為寒鄉令駟到式式見而流之呼嵩把臂謂曰子弄

西華令時兵初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時暫行縣
蝗怒太平時時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暫行縣
太尉封將軍數月卽去舉亦皆除一境奇之其年
時時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暫行縣
西華令時兵初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暫行縣
蝗怒太平時時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暫行縣
西華令時兵初有檄災傷人西華令時時暫行縣

張酺字孟侯敞之子酺年十三能誦詩書敞
奇之曰此子必成吾家業也敞卒酺年十五
爲郡文學祭酒時郡有二千石二人酺年
十六爲郡五官掾年二十爲郡功曹時郡
國多以外戚爲太守酺上書曰竊聞國家
之所以能長久者以用人得其人也故
舜舉八凱而天下治周任舉管蔡而
天下亂今陛下聖明而左右
之人或不能
稱其職
故
令
陛
下
上
書
曰
竊
聞
國
家
之
所
以
能
長
久
者
以
用
人
得
其
人
也
故
舜
舉
八
凱
而
天
下
治
周
任
舉
管
蔡
而
天
下
亂
今
陛
下
聖
明
而
左
右
之
人
或
不
能
稱
其

而獄以老子有二名與身執親密皆爲名乎逸經志世外專精經典九明天文魏武盛用推步之術州郡公府時時召問不應就問吳孫權赤烏無所對扶逆卯酉荒乃聚數數行道不應就問吳孫權赤烏無所對扶逆卯酉荒乃聚數數行道不應就問吳孫權赤烏無所對扶逆卯酉荒乃聚數數行道不能自敬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馮煥敬而遠之後煥生兒子扶學後孫郡吳先生門人之禮又敬服扶學子弟同日皆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慶

按後漢書方術傳折像字伯武廣漢雒人也其先魏江者封折侯曾孫國魯穀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一匱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毛蟲不作網弩常以馬屎爲觀親戚或諫像曰君三男皆國子又有言我乃遇非遊富也芒門方殖則自入益薦之容道家所忌世將哭子又不才不能富貴之不善雖施而其所刑必有報況家有解決者解決者謂之咸服者以性識自具食事陰騭之上書政行然刀敕與等於意田里然獨於子生死乃終年四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貧劣如其言云

鄭奕

按東漢書方鄭奕字仲興學傳言公羊春秋與樂宗俱爲博士鄭奕以左傳長於春秋與樂宗俱爲博士鄭奕以左傳長於春秋與樂宗俱爲博士鄭奕以左傳長於

禮儀而不名申由入手筆設凡杖之也將過門藏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向金固竊論先生窮而行僧於時則未也今頡川勤奚敏卿在北海郡北面受業者彼皆無恙卿時亡而遂溯出昔人之陋遭時則放辭滅迹果棲始微其不遇也則裸身矢笑被髮狂歌今先生感平恢游人間吟興轉變衣裳異昔人而欲遣弱其迹不令人知耳孔氏可師何必問蟠木哉

中平五年復與袁元及潁川韓融張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袁紹起等俱公卿欲徵蟠蟠不肯卓怒而不應居無幾寇等鳴卓所殺也蟠入威勸之曰夫

于路矣或其壁即下車與相拱答與曰行路不幸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新冠帶故以敝貲自給已遇千在者城思欲從以饑寒在耳今于逢柔友耳今于遭遇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長訣別如其相逐將有惡鬼之讒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矣臨望弗及再長逝不顧相答時以再寓無相忘而去矣臨望弗及再長逝不顧相答時以再寓無相忘而去矣臨望弗及再長逝不顧相答時以再寓無相忘

南坤沸臨郡祥氣功曹胡以沸名公之子乃爲起焉
拂以其孝著而仕歷敏任之勝著黃綬待程大人權
力來古山澤以任著植拂名胡問曰程氏書籍在帝
左右不聽則怨怒焉之不何胡曰程氏書籍在帝
左右不聽則怨怒焉之不何胡曰程氏書籍在帝
名矣若以直像貴于申南則自以不直也拂從胡
言遂不與之乃遣拂與孝廉不就度黃巾賊起郡縣
饑荒胡救拾之器者其食者數百人拂無食者死亡
則爲具殯葬發棺即助營孝發歛帝遣都西京胡舉
上計擢是時兗豫間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胡
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志勤待諸郎遷隊
留太守胡敬所掠珍玩雖餘車馬自載車錢出關數
百里見亡士大夫病亡道次胡以馬易棺殺衣斂之又
遷知故國之於路不忍委去因被所鄙并以救其乏
衆人止之胡曰親汝不救非志士也遂俱徙死

董正

按廣東通志董正字伯和善禹人少有令姿貌意經
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
其有用世才常說諸侯論治道無所不通嘗理重數政所論皆當
寡年未張角反起難天下大亂命董正爲郎正每觀天象知
漢運之不長輒歎慨曰當復有人出爲之任權曰潛龍以不
見爲德君子以惡實自完憔悴將遇祖逖邪臥
性高潔貧寒不成家作規俗弟耕自贍服部講詩書
隱聽法逸近多從之遊術聞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
吾伯和得無人殺耳否有不平者爲直之應士
南陽車遜聞正今名不遠千里投正正與同志愚如
兄弟數年中遜得術正爲憤家教鄙術正歸遜字

曰德隱君子更有見見屬否遜聽視曰只有紫氣君言記
面絕正爲將他受殯殮儉之禮一視見者之喪船送
喪於南陽而返學者多奇魂之貴畜者有爲都會商
賈涤集賀遜易以五銖錢加以五銖將裝著者爲都會商賈
書知學益正清白自甘僻日衡日敏建安中正辭蒼
黑之車象爲刺譚去日有漢世十篇君子慕之者必
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忠迎其孫方訪求世
族條刻行誼聞于郡有詔旌表門閭墓地牧

尹牙

按廣東通志尹牙公浦人任主簿太守袁忠爲張
太尉所害三年成城來乘不問之罷詔以牙爲奴
恩義許以身爲父報讎遂作僞僕訖大將門下二年
乘間殺之得其首以報讎事發朝廷義之赦不問

陳翼

按合肥縣志陳翼字子初廬江人到覽卻見馬傍有
一人病呼曰我是家貧來遊人隱廬丁業來遊人病
不能全病呼曰我是遊學業之有金十餅帛十疋死翼賣
帛買棺衾以餅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父長公見馬
告之更補翼翼共言長公於棺下得金叩頭謝以
十餅投其門翼走長安遂之

顧初

按蘇州府志顧初郡人善有牛墓其不初見牽牛陰
凉木下如爲倒之年七慎爲不敢墓焉

鄧通

按南昌郡乘鄧通字子湯漢章西平里人沈毅有學
行任過將校尉爲發吏十所敬畏後拜馬湯主守不
通賓客不交書疏心遊麻與疑然語默京師號曰郡

獨坐

施勝

按南昌郡乘施勝字季儒樂章人以德行聞漢末爲
舍令之官遂經江夏黔寇嘉方燒陽遂却者盜已去
陽亂車席下尚有錢五十追以予盜盜愧其義悉以
所掠還之陽謝其已污拒不肯受付者長而去

張載

按南昌郡乘張載字仲宗漢章人任廣陵太守舉郡
人吳奉爲孝廉及舉官歸奉獨金爲禮載閉門不受
奉以重發金夜投載閤中而去載覺追之不及乃留
金至廣陵還之

魏
田疇
鄒朗
張壽
王修
邵疇
吳
魏石
晉
孫拯
宰意
蔡克
劉毅
荀闓
范世和
李祥
魏
田疇
邊消
任昭先
晉
費恕
向雄
龔忠
劉毅
荀闓
范世和
李祥
宋
嚴世期
戚賢
程恩之
王遵蓋
齊
何伯琪
封延伯
江泓
劉璉
吳逵之
韓係伯
唐
李蒙
張進之

魏

田疇

按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袁紹聞其名請爲長安衛州牧劉虞歎曰賢士所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同志身偕宗室遭老不得自同於衆公孫瓚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乎瓚威日甚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略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以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使還其家將行期於得逢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塞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張侯日出雖而遇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徑北山直趨朔方循侯得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疇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天友不可以衛佩象鞭謂而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執得報魁還本至虞已爲公孫瓚所殺虞墓塋蕪穢哀哭奚吳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邪疇曰漢室衰頹人懷忠心劉公不失忠節意祖所言於將軍未美恣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大事以來所欲既滅無理之君拘之鑊守義之臣誠在此事則無趙之士將自刭車海而死見者乎瓚壯其對釋不殊也拘之軍下恭其敬人其待與通或說賞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因之怨失衆心殘乃級遂鳴疇得北舉烏桓烏桓敬而畏之擯地而盟曰君孤不報君不可以立於世逆人徐無山中當深險平敞地面原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疇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肖遠來相就聚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人之道願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會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得其人而輕海之徒自相侵偷快一時無益於遠慮疇有感計願與諸君共立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以又制爲始鋤奸除惡之事興學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至不拾遺北邊貴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貢通疇恐無約令不爲寇害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殺疇皆拒不留絡其親深不能安疇終不行疇常歎烏丸昔爲冒頓殺其子而尚又辟冒頓終不行疇常歎烏丸昔爲冒頓殺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俊喻指疇乃成其門下趣於路門人謂曰昔袁公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俊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著司空戶曹掾及才得見諸識明日出合曰田子遠來非吾所宜更者即拔引見談論疇曰今天下大亂海內分裂天子蒙塵而海濱海內亡滯滯不通虜所憑要軍不得進太粗悉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秋冬則船馬難入矣舊作北平田間道出盧龍塞於柳城自建武以來殆廢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出無終不得進而退輒弛無備若乘虛間道出其空虛襲之險出空

盧之地略近面僅掩其不備顯顯之首可不敢而滿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著大表於水側時傍曰方今暑夏運路不通且侯秋冬乃復進軍廣陵醉見之旗以及太軍去也太祖令曰善其去也太祖令曰善其去也太祖令曰善其

令太祖誠行肉刑解以為時未可行太祖坏其議進為李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妻屬數十人攻拔門衛臺變名為馬未至便將官屬坐官門大補在朝敢東曹孫況謂曰敢事卫冒以何來者是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帝曰東來太守數斬奸佞初脩嵩來公問冠冕異王孫至軍幼敬祈皆遼至世稱其知人　按本傳江徳子曰太祖既誅袁紹遣其世子尚詣鄴曹丕問江徳江徳曰生受辱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勤一軍爭止台行其敬也田義士也敬之

郡原

按魏志郡原傳原字敬世北海朱虛人也少遊洛寧供以後漢輔弼府辟皆不就就市郡原潛來屬入海任遵遵山測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聞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原所說以當敗之者無用之言遵未太平令孫權度民惡政敗之者數以百數原得脫免去諸縣有就政者與同罪政資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黃巾果大起慈當郡原因以真付之既而謂曰吾將舉而自以欲劉政以其言已當今政已去若之告豈不怪哉後度曰君之異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受智勝用矣而奚何政之家不若赦之無乖怨度乃因之原又資給政令家不若赦之無乖怨度乃因之原又資給政令家不若赦之無乖怨度乃因之原又資給政令

義蓋至根柢鄉仁爲己任授手接猶衡民于雜乃攻晏
晏居恥爲衆人所不能知而謂之君子固卻此乎根柢牢可
以來矣原逢到遠東遼軍多成原之邑落獨無虜患悉
原書行而得遺錢拾以錢既不見取而繫
錢者意得則其故容者謂之神樹原忍其由已而成
淫祀乃發之於是里中逐數其錢以爲社侯後原欲
雖邪里止於二山孔融書曰隱會在泰寶李在蔡說
仰雖所喪忌猶痛如來至近在天子家
歸自歸我行未久今遠五官掾奉書南陽榜人舟楫之務
嚴勤解散慰亂陽未已阻兵之尊名棋奕爭桑榆
干是遠度反還舊十餘年夜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度雨覺原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問曰鄭君所問案中
白鎖并鎖鍵反國土原干是讓遠禮學咏詩書門
徒數百戰過數十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
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聽志廣沿口無擇
言身無擇故英偉之士創造是時海內清護云青
州有鄭師教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著東閣祭酒太
祖北伐三部單于還往昌國路士大夫酒酣太祖曰
孤反都于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昔至矣其不
來者獨有鄭師酒耳玄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遮馬
太祖大驚驚擊魔而起遂出迎原曰賢者誠難御度
孤謂君將能來而遠自想誠副懷虛之心謂沈而
出車中未到數百人太祖曰聞君有數十時有
文者在坐對曰爲可省問鄭原太祖曰此君名重
乃亦備士大夫心文者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稱蓋公
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意心也自是之後見
敬愛重原雖在軍旅著書常以規時疾爲枕甲巷終不當
事又希有見河內張純名公子也其志行有異原
君甚相親敬今日郡原名高德大清規遠世魁然而
崎不爲原所屈張子雖欲擊之君公子也其志行有異原
者投也魏相國王粲五官中郎將天下無驚喜客知雲
而原獨守清持常自非公事不妄屈動大祖微使人
從客問之曰吾聞四海之士云利害君老不奉世于
此無制也今見乃轉五官長史今日子駒不才慢其
雖正食欲而相以匡魔之誰云利害能不惡恐之
與會吳敦百數十人太守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
衆一人可救人當救君卿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
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守詰之于原原勃然對曰
父也太守亦不復難之

魏消

按魏志魏消傳消爲守執酒吳長人也初以涼州
從事守敦煌元封會武威大守張猛反殺刺史郡鄭酒
猛令曰敦有懸賞表死不赦消聞之率官吏奔赴
號哭爲所見說猛猛曰天子以投猛猛知其
義士勸遂不殺也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
後郡人黃月因城清秉書于猛論城出國告急于
張掖敦煌二郡郡疑未肯疑兵消欲刺二郡政其
秉遂爲與兵和平城主臣陷死消乃收斂
埋葬密運本郡相印服三年乃還大祖聞之辭爲孫魏
文帝踐祚拜爲敦煌太守鳴鏑鳴鏑內依後
徵拜中散大夫妻子曾嗣鄉清外祖父趙安爲同縣
李善所殺清見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善家喜清母嫌
自傷父鏑不報力懸車神劍自刎善清子都亭前訖
徐言點頭思已不愛曰父鏑已報清受戰陣嬴長丹嘉
解印綬從戰戰殊不昔主逢隱藏逃去會故得免州郡
嘆賞刊石表閭

張喬

按梓潼十女志張喬字伯嬀涪人也少治醫藥
家故爲梁州所辟喬未之應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賫
家雖拜爲梁州所辟喬未之應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賫
數凡往三年未可得致乃單騎就涪宣目
說敵衆其屢來遮放隨運都得名馬俄詔書除巫廚
月令偏印盡喬所有財物與三州從事都侯奉平賦
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功曹史在五官掾年
十歲傳之人內丞始掾版目我自借之用者閣之愁
請遂遣邑中學公若治喬版管之子勞有不事者父兄
輕責之同汝所不是任者知耶任經至洞東太守
政化大行銘銘位第不承邊名者書二十八篇

吳

邵疇

按吳志孫皓鳳凰皇三年會稽妖言惑侯會當爲
天子臨海太守張奮無與會稽太守謝景誕與白鮑然若合謂妖言迭付建安付鮑
宋傳白鮑若合謂疇疇與會稽太守謝景并論國政
自明疇遂曰疇答曰疇爲疑後疇遂無
自明疇遂曰疇答曰疇不今自在疇之事明府有憂逐詣吏自
列云不白然言者由于己非若有罪更逐詣吏自
無益疇遂至不免逐自殺以遂之誣上罪辭曰疇

生長遠隱不聞俊逸再以門資賜身本郡謝絕榮華位極朝右不能奮揚盛業之以福今妖逆橫興千國亂起時有哥哥之帝不并事實雖未誦人詠不足有虞天下重器而已天下之人不能不為之悲也嘗聞公始藏蟄之時靜使之自思思之勤勤每戰慄哀不彰之將業蓋是靜

卷悉顯以示身代君乞請甚哀之不敢相讓曰義士也今之忠於兄弟愛兄勝後往劉聰爲鎮西大將軍丰義投辭討叛死矣盡不屈得而死

荀闓

安容書荀助傳助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敢敢華闓與閻敬東海王國侍郎爲輩郎與暴戾也三日莫敢敢華闓與閻敬東海王國侍郎爲輩郎與坂請幹斬遠聽之諸者稱馬爲太傅王薄中書郎與遷侯江蔡平禾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邁右軍轉少府明帝雲從容問王廣曰二荀兄弟孰賢廣答以間才明通邁者以詩東完完曰遂旗於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識者疑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射時馬太常二年卒追贈無証謚曰定子逵劉紀世卿

按宜城縣志紀世卿成和中蘇竣竟蔡陷涅縣挑內史恒彝不屈遇害竟逆世卿信奏逆世卿信奏收葬之

劉敬元

按茶州府志劉敬元字題光北海人勳已修學好除陽輸歡水縣之職同郡曾平從敬元西奔鳥鼠所切敏元謂敏曰此公徐年無幾願以身代匡長欲分之內人戰死謂敬元奮劍可以吾豈曾平邪勵者甚除此人登長邊之相謂曰義士也似保之後仕劉聰爲中書侍郎太守卒

范敬孫

按杭州府志范敬孫錢塘人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惟恐之有父子兄弟同死者數家戶經旬集收收叔孫悉其

惠榮

按宋書沈攸之傳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聯坐攸之免從事官而更稱錄事令攸之十二月入朝行州官無所錄事攸之自知失意也小人陰海十大夫倉曹參軍事惠榮為府錄事所辱

陽土俗鄰居種桑樹于界上爲誌俗伯以桑枝除劫
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壓復侵之俗伯輒更改植
久之鄰人煞他遷所侵地所往謝之建安三年蠲租
稅表門閭以舊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